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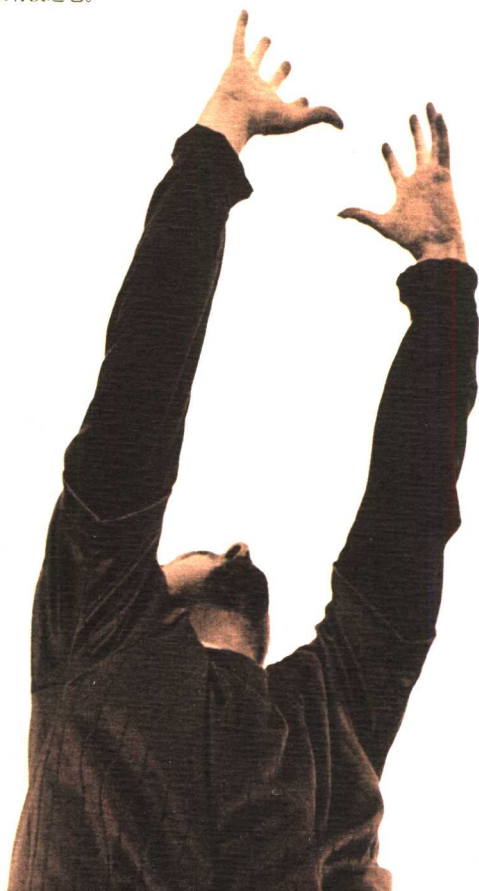
MAGE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

□

这本书是我的长篇处女作，
动笔的时候我还没有使用电脑，就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教工宿舍里头，
我每天趴在一张淡黄色的桌面上，
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圆珠笔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我记得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圆珠笔，它已经面目全非，
浑身缠满了胶带，很脏，像我远征的兄弟。
我似乎动了感情，因为我已经决定买电脑了。
我把我的圆珠笔放进了抽屉，再也没有摸过它。

毕飞宇 / 著



PAGE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

毕飞宇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毕飞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5063 - 3184 - 5

I. 那… II. 结…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2388 号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

作者: 毕飞宇

责任编辑: 启 天

装帧设计: 李 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180 千

印张: 15

插页: 3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84 - 5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再版序

这本书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动笔于一九九六年，初版于一九九八年。动笔的时候我还没有使用电脑，就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教工宿舍里头，我每天趴在一张淡黄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圆珠笔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记得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圆珠笔，它已经面目全非，浑身缠满了胶带，很脏，像我远征的兄弟。我似乎动了感情，因为我已经决定买电脑了。我把我的圆珠笔放进了抽屉，再也没有摸过它。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幅顽固的画面，那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城市。这个画面当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桥上，我的面前是开阔的城市纵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荡荡的屋顶上洒满了阳光。这是一个梦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对“大全景”从来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后的统计结果”。我只相信局部，因为我们只能在局部里面生存。换句话说，只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构成存在。当我走进九十年代初期某一个城市的“局部”的时候，那是怎样一幅躁动、混乱、汗流浹背同时又人声鼎沸的场景！九十年代初期，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的内心有数不清的搅拌机、起重机，还有迷宫一

样的脚手架——它们塞满了我们的城市。我们在摩拳擦掌。为了什么？其实还没有想好。我们只是拼了老命地对自己大声疾呼：做什么，赶快做什么！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天才就开始启示：快来不及了。多么的迫切，多么的忧郁。

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描绘那个时代。然而我并没有把自己手里的笔放下来。是亲爱的阿尔贝·加缪帮助了我。他对我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听打听去。

事情变得简单起来了。打听并描绘九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是我这本书的原始动机。打听的结果非常不好，我打听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尽头，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电，手电照亮了一面镜子，镜子里面恰好是我。太紧张了。

当然，稍有常识的读者不可能认为这本书写的就是我，我和书中的人物没有半点关系。书里的人物、事件、场景都是虚拟的。可是，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虚拟，这是我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学声乐的大学生，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返城的知青。当我回忆起他们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青衣》和《玉米》的源头就在这本书里，安安静静的，一点蠢蠢欲动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一种多么美妙、多么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为了得到一份礼物而焦虑，只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里，圣诞老人会在漫天的大雪中穿过你们家的烟囱，把他的礼物放在你的袜子里，早一天都不行。这个圣诞老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迹。写作是滋补的，它可以滋补写作。

老实说，书里的大部分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并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毕竟是九年过去了——哪一个写作的人会用九年的时间去回忆他的旧作呢？天底下没有那样疯狂的作家。没想到作家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们愿意重新出版这部书。我找回了这本书，仔细地读，感觉并不好，真的觉得对不住作家出版社的这番好意。我只想把这本书推翻了，重写一遍。我在无比惭愧的同时却又无比地自信：如果现在写的话，这本书一定会好很多。

还是不要忙着惭愧，不要忙着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样的话，你是一个多么无趣、多么可恶的家伙，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须从那个时候过来，你只能从那个时候过来。所以，面对旧作，惭愧是虚荣的，自信也一样苍白。

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话，宽容起码和自由一样重要。还是宽容吧，首先学会宽容我们自己。

所以就要感谢。我感谢作家出版社。这样的感谢容易被当成一句套话，事实上不是。我愿意把这本书的再版看成是作家出版社对一个写作者的宽容。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南京

第一章

城市越来越热了。暑期一开始所有的水泥平面就呈现出自然的局面，水泥的热焰是无色的、无臭的、无形的，看上去比火苗更抽象。然而它热，灼人。的确，抽象更本质。

太阳像疯子的眼睛，有人没人它都炯炯有神。你一和它对视它就缠上你了，盯着你，无缘无故地警告你。聪明的做法是别理它，不要和它对视，不要和它纠缠，同时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车的尾气和空调主机的散热片会盯上你的小腿。它们是无赖，是滚刀肉，是无事生非的泼皮，你无处藏身。城市确确实实是越来越热了。

可以坐坐的地方还是有的。比方说，电子游戏厅。城市再冷，再热，可供游戏的地方终归是四季如春的。春天早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子产品了，它是科技的产物，智慧的结晶，我们完全有能力把它和电子游戏机一起，安装在游艺大厅里。

暑期一开始耿东亮就找了一份钟点工，给一个六岁的小女

孩上钢琴课。耿东亮刚读完音乐系的二年级，主修声乐，而不是钢琴。然而，给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示范几下哈依练习曲却可以胜任。小女孩的父亲说了，他并不指望女儿什么，女儿能够弹几首曲子就可以了。小女孩的父亲经营了一家很大的电子游艺厅，女儿什么样的玩具都玩了，然而钢琴没玩过。没玩过就得让她玩。幼儿园刚放假，小女孩的母亲就带了女儿逛商场，女儿走到钢琴那边去，掀起了钢琴的盖子，用脑袋顶住，小手伸到缝隙里去，摁一下白键，“咚”的一下，又摁一个黑键，“咚”的又一下，比幼儿园的脚踏风琴好玩多了，那东西不用脚踩可是摁不响的。小女儿的脑袋在琴盖底下歪过来，冲了母亲笑，样子比吃了冰激凌还要开心。后来女儿走过来了，抱住了母亲的大腿，指了指钢琴，说：“要。”207号营业员这时候走了过来，弯下腰抚摸孩子的童花头，夸小女孩“漂亮”，夸小女孩目光里头“天生”就有“艺术家的气质”，夸小女孩的小手“天生”就是“为钢琴生的”。千错万错，拍马屁不错，更何况是在母亲面前拍孩子的马屁呢。小女孩知道在夸她，咬住下嘴唇，都不好意思了。母亲取出手机，摁出一串数码，仰起脸来把披肩发甩到脑后去，对着手机说：“喂，你女儿要玩钢琴欸。”手机里头发话了，有点不耐烦，说：“拖一个回去就是了。”

“拖一个回去”的那天下午耿东亮正站在商场门口的树阴下面看晚报，胸前挂了“家教”两个字。他在这里站了两三天了，一到下午就盯住晚报上的招聘广告。小女孩的母亲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耿东亮，“欸”了一声，问：“你会弹钢琴吧？”耿东亮抬起头，怔了一下，脸却红了，慌忙说：“会，我是师大音乐系的。”耿东亮一边比划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学生证，摊开来递到她的面前去，好让人家验明正身。女人却不看，笑着说：“回头你给我弹一首《上海滩》。”

授课的时间是上午，作为回报，小女孩的父亲给了耿东亮

一张游艺厅的免费游戏卡，游艺厅的环境不错，又热闹又清凉，是暑期里上好的去处。游艺大厅离小女孩的家不算远，中午吃一份加州牛肉面或者汉堡包，步行过去，坐到游艺大厅里头就可以凉快一个下午了。有空调，有电子游戏，再漫长、再酷热的暑期也可以混得过去。

电子游戏实在是引人入胜，它其实就是你，你自己。它以电子这种幽窃的方式让你自己与自己斗智、斗勇，让你消遣你自己，游戏你自己。你愚蠢它更愚蠢，你机敏它更机敏，你慷慨它更慷慨，你贪婪它更贪婪。它与你近在咫尺，撩拨你，挑逗你，让你看见希望，又让你失之交臂。你永远逮不着你自己。它以极其临近和极其愉悦的方式拒绝你，让你永远与自己总有一念之差或一个疏忽这样的距离、这样的缺憾、这样的怅然若失。你对它永远是欲擒又纵的，这就是说，它对你永远是欲纵又擒的。电子游戏是你心智的一面镜子，让你看见你，让你端详你，而你与你之间永远都有一举手这样的恍若隔世。你是你的梦。你是你最知己的对手，你永远追逐着自己的拒绝，开始着自己的终结，希望着自己的无奈。你永远有下一次，你假想中的生命永远都不可能只有一回，那是哲学的命题，是放狗屁。生命完全可以重来，循环往复，像电流一样没有起始，没有终结。

小女孩的钢琴课吃力极了。关键是孩子的母亲，她热心极了。她把透明胶布贴在了琴键上，再在琴键上写下了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1、2、3、4、5、6、7。她十分庄严地坐在耿东亮的身旁，全力以赴，严肃地对女儿说，一就是哆，二就是咪，三就是咪……母亲把耿东亮搁在了一边，母亲永远是女儿最出色的教师，同时永远是女儿最爱生气的老师，动不动就发火，“怎么还不会的呢？小拇指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的呢？”母亲急。她巴不得女儿在第二天的上午就能用钢琴演奏《上海滩》。

耿东亮有些厌倦，却不愿意放弃。他可以忍受这样的女儿与这样的母亲。“上课”至少可以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母亲。现在正放着暑假呢，不出来“上课”，他又还能做什么？

一到节假日耿东亮就要长时间地面对自己的母亲了。耿东亮害怕这样。以往到了周末母亲很早就会从大街上收摊的，回到家，给儿子打好洗脸水，预备好零食，甚至连儿子的拖鞋都放得工工整整的，左右对称，虚以待客。然后静静地坐下来，等待自己的二儿子。耿东亮的家离师范大学只有三十分钟的自行车路程，“每个周末都回来过。”母亲是这么关照的，每一次回来母亲总要欢喜一番。儿子回家了，又在“妈的身边”了。耿东亮一进家，母亲总要十分仔细地打量一遍，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这样一个来回母亲才肯放心。然后母亲就说：“又瘦了。”耿东亮不瘦，人长得高大帅气，但母亲一见面总是怪他“瘦”。在母亲的眼里，儿子的身上永远都缺少两公斤的肥肉。

接下来耿东亮就成了客人，一举一动全在母亲的目光里了，连衣服上线头的跳纱也逃不脱的。母亲会把跳纱弄掉，不是用剪刀，而是埋下头，用她的门牙把跳纱咬断，在舌头上滚成团，吐到角落里去。吃饭的时候母亲给他添饭，母亲给他夹菜。母亲把最好的荤菜夹到儿子的碗口，不住地关照“吃”。母亲的印象里头帅气而又内向的儿子在外头总是吃亏的，到了家才能给儿子补回来。耿东亮吃不下，就会把碗里的菜夹到母亲的碗里去，这一来母亲就会用目光责怪儿子，你怎么也跟妈这么客气，于是再夹回来。耿东亮不能不吃，不吃就是跟妈“客气”，跟妈怎么能“客气”呢？这是你的家，我是你的妈，你这样生分多伤妈的心。耿东亮只能往下撑。吃到儿子的肚里总是补在妈的心上的。撑多了耿东亮的脸上就不开心了。而儿子的脸色在一秒钟之内就会变成母亲的心情。母亲便问，怎么了？耿东亮没什么，当然只好说“没什么”，母亲听到“没什么”总是那

样的不高兴，儿子大了，高了，上了大学了，心里的事情就不肯对妈说了。

母亲最不放心的还是儿子“学坏”。儿子的身高一米八一，长得帅，不多话，文质彬彬，笑起来还有几分害羞的样子，这样好的儿子肯定有许多女孩子打他的主意的。这是肯定的。女孩子能有几个好货？“我们家亮亮”哪里弄得过她们？耿东亮进了初中母亲就对儿子说了，不要和女孩子多来往，不要跟她们玩。不能跟在她们身后“学坏”。耿东亮不“学坏”，考上大学之后都没有“学坏”过。和女孩子一对视他的脸便红得厉害了，心口跳得一点都没有分寸。耿东亮在女孩子的面前自卑得要命，从小母亲就对他说了，“别看她们一个个如花似玉，一个个全是狐狸精，千万可别吃了她们的亏，你弄不过她们的。”耿东亮眼里的女孩子们个顶个的都是红颜杀手，一个个绵里藏针，一个个笑里藏刀，眼角里头都有一手独门暗器，她们是水做的冰，雨做的云，稍不小心她们的暗器就从眼角里头飞出来了，给你来个一剑封喉。她们天生就有这样的惊艳一绝。

暑假后的第二天母亲就带了耿东亮逛大街去了。母亲不会让二儿子一个人去逛街的。这位修理自行车的下岗女工每一次逛街都要用汽油把手指头漂洗干净，每一条指甲沟都不肯放过。她不能让自己的手指头丢了儿子的脸面。耿东亮高他母亲一个头，这样的母子走在大街上总是那样的引人注目。母亲时刻关注着迎面走来的女孩子，她们打量耿东亮的目光让母亲生气，她们如果不打量耿东亮同样会让母亲生气。好在耿东亮的目光是那样的守规矩，他从来不用下流的目光在女孩子们身上乱抓乱摸的。儿子守得住，还能有什么比这个好。

母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二儿子买衣服，人靠衣裳马靠鞍，何况天生就是一匹骏马呢。母亲给二儿子买衣服坚持要有

品牌，越是困窘的家庭越是要证明自己的体面的，不能让儿子被人瞧不起。这位下岗女工在生病的日子里舍不得去医院去挂号，但是，为儿子买衣服却不能不看品牌。儿子拦不住。儿子拦急了母亲就会这样斥问：“妈这么苦为了什么？你说说！”母与子的心情永远是一架无法平衡的天平，一头踏实了，另一头就必然空悬在那儿。

踏实的这一头累，悬在那儿的那一头更累。

所以耿东亮怕回家。一半因为母亲，一半因为父亲。

父亲是肉联厂永远不能转正的临时工。父亲短小，粗壮，大手大脚大头，还有一副大嗓门。他的身上永远伴随了肉联厂的复杂气味，有皮有肉，兼而有屎有尿。父亲是苏北里下河耿家圩子的屠夫后裔，他为耿家家族开创了最光辉的婚姻景观，他娶了一位城市姑娘，极为成功地和一位漂亮的女知青结了婚。结婚的日子里这位快乐的新郎逢人就夸：“全是国家的政策好哇！”他毫不费劲就缩小了城乡差别，他使城乡差别只剩下一根鸡巴那么长。耿东亮的父亲在知青返乡的大潮中直接变成了一个城市人。母亲不无担心地说：“进了城你会干什么？”父亲的表现称得上豪情万丈。父亲提着那把杀猪刀，自豪地说：“我会杀猪。”

他和城市姑娘生下了两个儿子，他给他们起了两个喜气洋洋的名字。大儿子东光，二儿子东亮。一个是黑面疙瘩，一个是白面疙瘩。父亲喜欢黑面，母亲偏袒白面，这个家一下子就分成两半了。父亲瞧不起耿东亮，这从他大声呼叫儿子的声音中可以听得出来，他叫耿东光“小鸡巴”，而对耿东亮只称“小屁崽子”。差距一下子就拉大了。

耿东亮不喜欢父亲，正如父亲不喜欢耿东亮。父亲喊耿东亮称“你”，而耿东亮只把父亲说成“他”。

游艺大厅的里侧有一个小间，那里头的游戏都讲究杠后开花的，沿墙排开来的全是老虎机。耿东亮不喜欢赌，尤其怕搓麻将。以往一到周末同学们就会用棉被把盥洗间的门窗封起来，摆开两桌搓八圈的。每一次耿东亮都要以回家为由逃脱掉。面对面地坐开来，打到后几圈钱就不再是钱了，一进一出总好像牵扯到皮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花钱再潇洒的人似乎都免不了这一俗。耿东亮说：“赌起来不舒服。”一位快毕业的学兄说：“你弄岔了，赌钱赌的可不是钱，而是自己的手气、自己的命，你的命再隐蔽，抠过来一摸，子丑寅卯就全出来了。一场麻将下来就等于活过一辈子。这辈子赔了，下辈子赚，这辈子赚了，下辈子赔，就那么回事。”这位老兄搓麻将的手艺不错，可手气总是大背，七月份果真就分到一所很糟糕的中学去了。的确，赌钱赌的不是钱，是自己的命，自己的去处与出路。耿东亮读一年级的时候总是奇怪，一到公布分配方案，师范大学里头最紧张最慌乱的不是毕业生，而是二三年级的同学。他们总是急于观察先行者的命运，再关起门来编排和假设自己的命运，一个一个全像惊弓之鸟。耿东亮读完了二年级对这样的场面就不再惊奇了，他参与了别人的紧张与别人的慌乱，这一来对自己的命运便有了焦虑，而两年之后的“毕业”便有了迫在眉睫的坏印象。两年，天知道两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安慰耿东亮的是老虎机。耿东亮挣来的工钱差不多全送到老虎机的嘴里去了。耿东亮赢过几次的，他目睹了电子彩屏上阿里巴巴打开了山洞的门。在耿东亮操作的过程中，那个阿里巴巴不是别人，是耿东亮自己。阿里巴巴没有掉入陷阱，同样，阿里巴巴推开石门的时候地雷也没有爆炸。耿东亮听到了金属的坠落声，老虎机吐出了一长串的钢角子。那是老虎的礼物。耿东亮没有用这堆雪亮的钢角子兑换纸币，他“赢”了，这比什么都让人开心的。耿东亮买了一听可乐，一边啜一边把赢来的

角子再往里面投。一颗，又一颗。猝不及防的好运气总有一天会咣咣当地滚出来的，捂都捂不住。然而接下来的日子耿东亮天天输，输多了他反倒平静了。焦虑与迫不及待的坏感觉就随着输钱一点一点地平复了。输和赢，只是一眨眼，或者说，只是一念之别，这就叫命，也可以说，这就叫注定。那位师兄说得不错，你的命运再隐蔽，抠过来一摸，子丑寅卯就全出来了。耿东亮在暑期里头就是要翻一翻命运这张牌，看过了，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耿东亮就是想和他的同学一样，先找到终点，然后，以倒计时那种方式完成自己一生。“扑空”那种壮美的游戏他们可是不肯去玩的。

即使是暑期，每个星期的二、四、六下午耿东亮都要回师范大学去。炳璋在家里等他，你不能不去。炳璋说了，嗓子不会给任何一个歌唱家提供假期的。炳璋六十开外，有一头银白的头发，看上去像伟大的屠格涅夫。那些头发被他调整得齐齐整整的，没有一处旁逸，以一种规范的、逻辑的方式梳向了脑后。他的头发不是头皮生长出来的生物组织，不是，而是他的肌体派生出来的生理秩序，连同白衬衫的领袖、西服的钮扣、领带结、裤缝、皮鞋带一起，构成了他的庄严性和师范性。炳璋操了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听不出方言、籍贯、口头禅这样的累赘，没有“这个”、“哈”、“吧”、“啦”、“嘛”、“呀”这样的语气助词与插入语。他“说”的是汉语书面语，而不用表情或手势辅助他的语言表达，像电视新闻里的播音员，一开口就是事的本体与性质，不解释也不枝蔓。炳璋走路的样子也是学院的，步履匀速、均等，上肢与下肢的摆动关系交待得清清楚楚，腰绷得很直。他的行走动态与身前身后的建筑物、街道、树一起，看得出初始的丈量与规范，看不出多余性与随意性。炳璋的步行直接就是高等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出“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

师范风貌。一句话，他走路的样子体现出来的不是“走路”，而是“西装革履”。

炳璋是亲切的。然而这种亲切本身就是严厉。他的话你不能不听，也就是说，他的秩序你不能随便违背。谁违背了谁就是“混账东西”，他说“混账东西”的时候双目如电，盯着你，满脸的皱纹纤毫毕现，随后就是一声“混账东西”。这四个字的发音极为规范——通畅、圆润、宽广、结实、洪亮，明白无误地体现出了“美声唱法”的五大特征，宛如大段唱腔之前的“叫板”。耿东亮亲耳听过炳璋发脾气，炳璋训斥的是音乐系的系主任、他的嫡系传人。炳璋为什么训斥系主任，系主任为什么挨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发音，吐字归音与字头音尾交待得是那样科学，使你不得不相信这样的话：人体的发音才是语言的最高真实。

只有一点炳璋是随便的，而这种随便同样体现了他的苛求，他不许任何人喊他“老师”，只准叫炳璋，姓氏都不许加上。他固执地坚持这一点。炳璋在留苏的日子里喊他的导师“娜佳”，所以炳璋只允许他的学生喊他“炳璋”。

耿东亮成为炳璋的学生带有偶然性，甚至，还带着一点戏剧性。没有人能够相信耿东亮能够成为炳璋的内弟子。没有人，除了炳璋他自己。

走进大学的第一个学期，耿东亮就被炳璋带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一年级新生耿东亮喜欢在浴室快要关门的时候去浴室洗澡。天这样冷，到了关门的时候池水差不多已经是面汤了。然而，水干净的时候人多，浴池里头就会下饺子，你不想做饺子就只能到面汤里去。两全其美的事情永远是不会有的。耿东亮不愿意做饺子，耿东亮喜欢在没人的时候泡在油汪汪的澡汤里

头，头顶上有一盏昏黄的灯，灯光和雾气混杂在一起，柠檬色的，温暖而又宁静。耿东亮只留了一颗脑袋在池水的外头，望着那盏灯，一双手在水底下沿着身体的四周缓慢地搓，这里搓下来一点，那里搓下来一点，顺便想一点心事。耿东亮没有心事，然而，没有心事想心事才叫想心事，要不然就叫忧愁了。泡完了，每个毛孔都舒张开来，耿东亮就会走到莲蓬头的底下去，闭上眼睛，开始他的无伴奏独唱。腼腆人越是在无人的时候越显得狂放。浴室是一只温湿的大音箱，回环的声响总是把嗓音修饰得格外动听。你就像坐在音箱的里头，打开嗓门，随意唱，有口无心，唱到哪一句算哪一句。耿东亮光着屁股，从头到脚都是泡沫，手指头在身体上四处滑动。然后，站到自来水的下面，用凉水冲。浴室里的污秽与身上的泥垢一起，随着芬芳与雪白的泡沫一起淌走。凉水一冲毛孔就收紧了，皮肤又绷又滑，身心又润爽，汗水收住了，独唱音乐会也就开完了。

耿东亮在临近寒假的这个晚上到浴室里头开了最后一场音乐会。他站在淋浴室里，头顶上是力士洗发香波的泡沫。他开始了演唱，每首歌都只唱两三句，先是国内的，后是国外的。他唱外国歌曲的时候把舌头卷起来，发出一连串的颤音与跳音，这是他发明的介于意大利语与俄语之间的一种语种。他用这种语种唱了《图兰朵》、《弄臣》、《茶花女》里的片断，但是太难；语言也来不及发明。后来他唱起了电视广告。他唱起了豆奶：

维维豆奶欢乐开怀……

后来是白酒：

生命的绿色在杯中荡漾
悠久的文明在回味中徜徉

他还唱到了妇女卫生巾：

只有安尔乐

给你的体贴

关怀——

莲蓬头里的自来水就是在这个时候断掉的。耿东亮以为停水了，伸出手，去摸自来水的龙头开关。他摸到了一只手。

“你是音乐系的？”有人说。

耿东亮后悔不该在这种地方用美声歌唱妇女用品的。他用肩头揩干净一只眼，侧着头，歪了嘴巴，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一个人站在他的对面。耿东亮的目光自下而上，只见一双光脚套了一双米黄色硬塑料拖鞋正站在他的正面，那人裹了一件大衣，头发很乱，像刚刚冲出实验室的爱因斯坦。耿东亮一下子就认出炳璋了。他一定在隔壁的教工浴室里全听见了，要不然他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耿东亮的脑袋“轰”地一下，眼一黑：完了。

“怎么可以这样？”炳璋神情严肃地说，“怎么可以这样不爱惜自己？你叫什么？”

“耿东亮。”

“我是炳璋。”炳璋说。炳璋脱掉大衣，把耿东亮重新拉回汤池里去。他的整个身体都泡在水里，用那种兴奋与惊喜的目光打量耿东亮，耿东亮都被他看得手足无措了。炳璋突然笑起来，说：“做我的学生吧，你看，我们刚一见面就这样全无保留。”

洗完澡炳璋就把耿东亮带回家去了。一进门炳璋就和一位胖女人嘟噜，是一串很长的外语，听不出是什么语种。耿东亮站在炳璋身后，很腼腆，一副窘迫的样子，他喊了一声“师母”。两年之后，炳璋才把那句很长的俄语翻给了耿东亮，那是最伟